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美] 斯陀夫人 著



VIDEO CD

附赠原著完整电影VCD

中国致公出版社

I712.44
509

〔美〕斯陀夫人 著
刘谨 赵小兰 译

汤姆叔叔的小屋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姆叔叔的小屋/(美)斯陀夫人(Stowe, H. B.)著;刘谨,赵小兰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 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第4辑)

ISBN 7-80179-133-9

I. 汤… II. ①斯…②刘…③赵…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40 号

汤姆叔叔的小屋

译者:刘谨 赵小兰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39.75

字 数:6230 千字

版 次: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133-9/1·004

定价:438.00 元(全二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哈里耶特·比彻·斯陀夫人(一八一—~一八九六)出身于美国北部一个著名的牧师家庭,青年时代随全家迁往距南部蓄奴州只隔一河之遥的辛辛那堤,她在辛辛拉提市住了十八年,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逃亡的黑奴。奴隶们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她深深的同情。她本人也去过南方,亲自了解了那里的情况,《汤姆叔叔的小屋》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林肯总统后来接见斯托夫人时戏谑地称她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一句玩笑话充分反映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长篇小说的巨大影响。评论界认为本书在启发民众的反奴隶制情绪上起了重大作用,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起因之一。

《汤姆叔叔的小屋》在《民族时代》刊物上连载,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们无与伦比的欢迎。故事从一个奴隶主与一个奴隶贩子的讨价还价中开始。美国肯塔基州的奴隶主谢尔比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失败,为了还债,决定把两个奴隶卖掉。一个是汤姆,他是在谢尔比的种植场出生的,童年时就当伺候主人的小家奴,颇得主人欢心,成年后当上了家奴总管,忠心耿耿,全身心维护主人利益。另一个要卖掉的奴隶是黑白混血种女奴伊丽莎的儿子哈利,伊丽莎不是一个俯首贴耳死心塌地听主人摆布的奴隶,当她偶然听到主人要卖掉汤姆和自己的儿子哈利后,就连夜带着儿子在奴隶贩子的追捕下跳下浮冰密布的俄亥俄河,逃到自由州,再往加拿大逃奔。她丈夫乔治·哈里斯是附近种植场地奴隶,也伺机逃跑,与妻子汇合,带着孩子,历经艰险,终于在废奴派组织的帮助

下,成功地抵达加拿大。汤姆却是另一种遭遇。他知道并支持伊丽莎逃走,但是他自己没有逃跑。由于他从小就被奴隶主灌输敬畏上帝、逆来顺受、忠顺于主人这类的基督教说教,对主人要卖他抵债,也没有怨言,甘愿听从主人摆布。他被转卖到新奥尔良,成了奴隶贩子海利的奴隶。在一次溺水事故中,汤姆救了一个奴隶主的小女儿伊娃的命,孩子的父亲圣·克莱从海利手中将汤姆买过来。当了家仆,为主人家赶马车。汤姆和小女孩建立了感情。不久小女孩突然病死,圣·克莱根据小女儿生前愿望,决定将汤姆和其他黑奴解放。可是当还没有来得及办妥解放的法律手续时,圣·克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被人杀死。圣·克莱的妻子没有解放汤姆和其他黑奴,而是将他们送到黑奴拍卖市场。从此,汤姆落到了一个极端凶残的“红河”种植场奴隶主莱格利手中。莱格利把黑奴当作“会说话的牲口”,任意鞭打,横加私刑。汤姆忍受着这非人的折磨,仍然没有想到要为自己找一条生路,而是默默地奉行着做一个正直人的原则。这个种植场的两个女奴为了求生,决定逃跑,她们躲藏起来。莱格利怀疑汤姆帮助她们逃走,把汤姆捆绑起来,鞭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但是汤姆最后表现出了他对奴隶主的反抗,什么都没有说。在汤姆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过去的主人、第一次卖掉他的奴隶主谢尔比的儿子乔治·谢尔比赶来赎买汤姆,因为汤姆是小谢尔比儿时的仆人和玩伴,但是汤姆已经无法领受他过去的小主人的迟来的援手,遍体鳞伤地离开了人世。乔治·谢尔比狠狠地一拳把莱格利打翻在地。就地埋葬了汤姆。回到家乡肯塔基后,小谢尔比就以汤姆大叔的名义解放了他名下的所有黑奴,并对他们说:“你们每次看见汤姆大叔的小屋,就应该联想起你们的自由。”

目 录

第一章	在本章您将认识一位好心人	(1)
第二章	妻子与母亲	(11)
第三章	丈夫和父亲	(14)
第四章	汤姆叔叔的快乐小屋	(18)
第五章	被卖黑奴的心情	(25)
第六章	逃跑被发现了	(32)
第七章	母亲的心	(38)
第八章	伊丽莎的逃亡	(49)
第九章	议员也是人	(60)
第十章	黑奴终于屈服	(74)
第十一章	不该有的奢望	(84)
第十二章	奴隶贩子的合法交易	(96)
第十三章	友爱的村落	(110)
第十四章	伊万杰琳	(115)
第十五章	关于圣克莱尔	(121)
第十六章	汤姆的女主人	(133)
第十七章	反抗	(152)
第十八章	奥费利娅小姐	(166)
第十九章	奥费利娅小姐(续)	(176)
第二十章	托普西	(191)
第二十一章	肯塔基	(203)
第二十二章	草枯花谢	(207)
第二十三章	恩里克	(216)
第二十四章	先兆	(225)

第二十五章	小福音使者	(230)
第二十六章	飞向天堂	(235)
第二十七章	“世界末日来到了”	(248)
第二十八章	团聚	(256)
第二十九章	丧失了保障的仆人们	(271)
第三十章	黑奴拍卖站	(278)
第三十一章	在旅途中	(289)
第三十二章	黑暗之地	(295)
第三十三章	卡西夫人	(305)
第三十四章	卡西夫人的故事	(313)
第三十五章	纪念品	(325)
第三十六章	埃米琳和卡西	(333)
第三十七章	自由	(340)
第三十八章	胜利	(347)
第三十九章	妙计	(357)
第四十章	殉道者	(366)
第四十一章	小主人	(371)
第四十二章	一个真实的鬼故事	(379)
第四十三章	大结局	(386)
第四十四章		(395)
第四十五章	结尾	(400)

第一章 在本章您将认识一位好心人

寒风吹打着房间的窗户，房间里的灯光映衬着这个二月的黄昏。这是 P 城一间陈设优雅的客厅，两位绅士很有雅兴的举杯对饮。他们没有召侍者，并且两人坐得很近，好像在商议什么秘密而重要的事情。

虽然我们叫他们绅士，但似乎其中一位和这个称呼很不相称。这个人身材矮胖，五官平常，而脸上的神色却似乎刚占了大便宜一样得意洋洋，一眼望去，便让人想到惟利是图、附庸风雅、势利小人等词语。他打扮得更是花哨，穿一件很市井的杂色马甲，脖子上是一条颜色亮丽刺眼的蓝底黄点的围巾，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他还打了一条花哨的领带。这副打扮跟他这个人的派头倒是十分相称。他手指很粗大，套了几个大戒指更显得庸俗不堪，金表链上缀了一大堆不知什么内容的奇形怪状的图章，随着他讲话时夸张的动作而叮当作响，而他也似乎很为自己的装束而自豪。他讲话肆意践踏文明人的耳朵，不时由他口里冒出的污秽不堪的词语让人难以转述，即便照样说出来也不得其神法。

与他交谈的谢尔比先生倒像个真正的绅士。他屋里那优雅的布置表明主人的治家有方，在这个殷实的家庭中，两人正在进行一场认真的交谈，更确切地说，是交易。

“就这样吧，”谢尔比先生说。

“那可不成，站在一个商人的立场，我可不能答应。”对方边说，边对着厅里的灯举起酒杯。

“不过，黑利，你可要仔细想想啊，哪里再找得到像汤姆这样的黑奴呢？像这样诚实、忠厚又聪明能干的黑奴已经不多见了，他能把我的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可是一笔大财富啊！”

“你指的诚实是黑人中那种诚实吗？”黑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白兰地。

“当然不是，我说的是真正的诚实，真正的。汤姆真的聪明诚实，又稳重，而且他在四年前一次野外布道会上入了教，我相信他是真心皈依了。从那以后，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钱、房子、马、农场，都交给他打理，我很相信他，因为他对我很忠诚，尽守一个黑奴的本分。”

“是吗？谢尔比，幸好你遇到了我，我相信黑奴中也有诚实的人，可有的人就不信。”黑利又挥了一下有黑利特色的大手，“去年，我送了一批黑奴去奥尔良，其中就有一个老实人。他对上帝很虔诚，他祷告时就像去布道会一样，而且性情温顺，寡言少语，真是我的一棵摇钱树啊！要不是卖主急于脱手，我怎么会得到这个宝贝呢？要知道，在他身上，我净赚了六百美元啊，六百啊！哈哈，信教的黑奴真是个宝贝，可是你可别骗我啊，他真的是信徒吗？”

“当然了，汤姆可是个货真价实的信徒，白人教徒也比不上他啊。”谢尔比很自豪地说，“去年，我在辛辛那提有一个五百美金的款子，我只派了他一个人去取。我对他说，‘汤姆，我相信你，你是一个基督教徒，可别干违背上帝的事情啊。’汤姆就真的回来了，带着那五百块，当然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一些卑劣的小人曾经唆使他拿了钱后逃到加拿大去，他确实很有机会这么做的。但他是汤姆，他说，‘主人那么信任我，我怎么能逃呢？’你看，多么好的仆人啊，我真舍不得把他给你呢！用他去冲减我对你的全部债务，足足有余了，你说这不是很公平吗？”

“商人可都是很公平的，我甚至还有一点儿良心，但也只够发誓用的，”黑利开了个小玩笑，“不过咱们是老朋友了，只要能做到，我一定够朋友。不过你也知道，这年月，生意难做啊，唉！”这个人贩子装模作样地叹息了一阵，又往杯里倒了些酒。

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默了，只有轻轻的啜酒声，经过了一阵难堪的沉默，谢尔比声音有点单薄了：“那你说到底怎样才能成交呢？”

“这样吧，汤姆之外，再加上一个男孩或女孩。”人贩子的声音掷地有声。

“不添不行吗？我真的拿不出人来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会卖奴隶呢？我可真是什么都拿不出了。”

这时，门忽然被推开了。一个第二代混血男孩跳了进来，他大约只有四五岁的样子，相貌俊俏，十分讨人喜欢。脸儿圆圆的，黝黑的皮肤闪着滋润的光泽，头发卷卷地贴在头上，像细细的绒线，又浓又长的睫毛下一双闪着亮光的眼睛中透着天真，一件红黄格子的小衬衫让他那种童真与清纯表露得更加无遗。这张清秀有趣的小脸上写着自信，却又有几分腼腆，可以看出主人平时的宠爱才会让他这么随意。

“吉姆·克罗，”谢尔比叫着这孩子的名字，“把它们捡起来！”顺手扔出了一把葡萄干。

孩子灵巧地左右跑动，来换取主人的赏赐，主人乐得哈哈大笑。

“来，吉姆，唱个歌，跳个舞，让这位先生来看看你的本事！”孩子便唱起了一首在黑人中很流行的节奏热烈的歌曲，全身还随着歌曲的节奏左右扭动，摇头跺脚，这滑稽的动作加上那清脆的童音，让人看得捧腹大笑。

“好极了！”黑利大声喝彩，扔了几瓣桔子给这孩子。

谢尔比的兴致似乎也很好：“吉姆，学学库乔大叔患风湿病时走路的样子。”

话音刚落，孩子立即变成了一副病痛残疾的样子，他滑稽地驼起背用主人的大手杖拄着地面，颠簸蹒跚而行；那故意挤着小脸而显出的皱纹让人忍俊不禁，时而还咳嗽一两声，吐出一口痰，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两个绅士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好样的，吉姆，”谢尔比先生似乎非常得意，“让我们看看老罗宾斯是怎么唱赞美诗的吧！”

孩子停下来，严肃地把小脸拉得老长，努力做出庄严的样子，用故意压低的鼻音哼起一首赞美诗来。

“就这样吧，我决定了。”黑利忽然拍着谢尔比的肩膀说，“把这个孩子给我吧，加上他，我们的债务就算清了，这样够公道吧！”

谢尔比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门，又被轻轻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第二代混血女人。

一看就知道来的是那孩子的母亲。和那孩子一样，她长着同样柔和的黑眼睛，浓密的长睫毛，如丝的黑发像黑色的瀑布披在她肩上。在她那细腻的棕色的面颊上，像一朵小花一样的红晕让人看了不禁发呆。当她发现这个陌生人的目光肆无忌惮地投在她身上时，那诱人的红晕便一下子散遍了她全身，她觉得不自在了。她有着上帝给她的婀娜身段，穿着那合体的衣服而更加动人，那纤细的小手，细致的脚踝都让人舍不得移动目光。而这一切都落在了人贩子那敏锐的眼中，他一眼便看出，这个女黑奴绝对是个宝贝。

她进来后看着谢尔比先生，似乎有什么话说却迟迟没有开口，谢尔比先生问道：“伊丽莎，你有什么事吗？”

“哦，我，是来找吉姆的。”孩子见到母亲，马上蹦跳着跑了过去，向她展示自己所得的战利品，但母亲的脸上却似乎有一点愁云，当谢尔比说：“那你就走吧”之后，她便匆匆抱起孩子离去了。

这时人贩子已心花怒放了：“天啊，谢尔比，你藏了多宝贵的一笔财富啊，这样的货色真是少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把这种女人送到奥尔良去，保你可以发笔大财。我见过有人出一千美金买的女奴，还没有她漂亮呢！”

“来，你尝尝这瓶酒怎么样？”谢尔比冷漠地拒绝后，又开了一瓶酒来转移了这个话题。

“嗯，好酒，不错！”黑利满口称赞着，“把那个女奴卖给我吧，我出个好价钱，绝对公道！”

“对不起，黑利先生，我绝对不会卖她的，就是你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让她走的，而且我妻子也不会同意的。”

“唉，谢尔比先生，何必在意女人家的小家子气呢？她们懂什么，如果她们知道金子能买多少首饰，衣服和小饰物，她们也就不会那么说了。”

“不行，我妻子会伤心的，别再提这事了。黑利，肯定不行！”谢尔比很坚定地拒绝了。

“唉，送上门的钱你都不要！那好吧，这件事就算了，但那男孩我要定了，”黑利似乎很惋惜，“你应该知道，即使添上这个小孩我还亏本呢！”

“你会把这小孩怎么样？”谢尔比问道。

“哦，我有个朋友做这方面生意，想买一批俊俏伶俐的小男孩，训练一下，再卖给有钱人家当个侍者书童什么的。那些有钱的阔佬儿们，最喜欢有个聪明讨人喜欢的小厮来开开门，倒倒水，也很添光彩嘛！现在这种聪明漂亮的男孩，可是相当紧俏的啊，尤其你这个又会唱歌，又懂逗笑，真是块好料子啊！”

“对不起，我绝对不会卖他的，谁忍心拆散这可怜的母子呢？”谢尔比先生在这方面倒是挺坚定的。

“唉，亲爱的谢尔比先生，您可真是个软心肠的人啊！你的心思我全明白，我也知道跟女人打交道确实有点麻烦，那些女人一哭哭啼啼的我就心烦！不过，先生，你可以想法子避免让女人看到这场面。这样吧，明天我来领人时，你找个借口把那女人支开。等事情过去了，再让你太太送她点新衣服、耳环什么的，哄她一下，保你没事。”黑利似乎很有经验的样子。

“这恐怕不行。”

“你就放心吧，一定行的。这些黑奴可和白人不一样，只要你做得得当，他们也就顺从了。”黑利露出了一丝假笑，像推心置腹的朋友般地说，“先生，做买卖可千万心软不得，但做买卖还有点学问呢。有些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而白白丢了买卖。从前有个同行强把孩子从母亲的怀里抢走，当着那女人的面把孩子卖掉了，结果那女人像疯了一样嚎啕大哭，简直让人看了害怕。唉，这种做法实

在太差劲了，把值钱的货物都毁了，那些女人哭得成了一堆废物，再也卖不出好价钱了。有一次在奥尔良，我就亲眼见一个漂亮的少妇被这种愚蠢的方法完全毁了。买主只要买她而不要她的孩子，她就抱着孩子，一点不肯松手，又哭又闹，真是让人吃惊。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胆战心惊呢。后来孩子被那同行强拉走了，她也被关了起来，结果她一下子就疯了，满口胡言乱语，没过几天就伤心死了。你看，一千块啊，就这样扔到水里了。这就是不会做买卖啊，所以用我的方法吧，仁义一点的方法肯定万无一失的。我的经验可是不会错啊！”黑利往椅子上一靠，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脸上带着一种把自己当成慈善家的笑容。

他似乎极想标榜自己的道德观，因此当谢尔比一边剥着桔子一边沉思的时候，黑利稍稍停顿了一下，又打开了话匣子，好像是急于解释自己观点的真理性似的：

“我可不是吹嘘自己，我说的可全是实话啊。想想从前经我手卖出的黑奴，那可全是上等的货色啊，别人都喜欢我的货色。这不是一次就能建立起来的信誉，成百次都是这样，全是体面的货色，而我耗费的钱却比同行谁都少，这就叫做经营有方啊。先生，你知道我的秘诀是什么吗？我告诉你，人情味儿可是我的最大的优点啊。”

谢尔比先生似乎没反应过来黑利的话，只是含糊地说：“啊，是啊。”

“不过，唉，我的同行们都不赞赏我这种做法，说我太过于仁慈了，怎么能对黑奴们那么讲道理呢？但我从不动摇，先生，一直坚持到现在，不管别人的讥笑。看，先生，现在我凭这个赚了大钱，谁还能说这不是先见之明呢？”人贩子似乎很满意自己这一番高谈阔论，得意地大笑起来。

这些自编的道理和伪装的慈善倒是真的有些地方听来很精辟。于是谢尔比先生也跟着大笑起来。也许由于这笑声的鼓励，人贩子更加大肆地宣扬起来。

“这个道理应该不难懂吧，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同行们就是不能接受我这个想法。我以前的合伙人中有一个叫汤姆·洛克尔的，家住在纳奇兹，是个聪明人，和黑人打交道时精明极了。他总是认为好心肠是赚不到钱的，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当那些妇女又哭又闹时，强迫与拳头又有什么用呢？只会用这种方法的人是无能的笨蛋，她们除了用哭闹来反抗，还会用别的方式的，她们会变得形容憔悴面无光泽，嘴唇干瘪，有的甚至丑陋以至郁闷而死，那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一种方式对她们呢？仁慈对于这些黑奴来讲远比强迫要有效得多，几句好话便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赚头，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我老是这样告诉汤姆，可他就是不明白，好多好货色就这样毁在他手里，后来我忍无可忍，不得已和他散伙了，虽然他这人心眼儿还不坏，买卖也还算公道，唉！”黑利叹息着。

“那你的意思是干这一行，你的经营之道要高过汤姆了？”

“嗯，可以这么说吧。我比较擅于避开不愉快的场面，如果卖小孩，我一定会借口把女人支开，等到女人回来，小孩已经远走了。那女人见木已成舟，再怎么闹也没有用，也就认命了。黑人不比白人，白人在乎这些骨肉亲情，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可是黑人不一样，他们可不懂什么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所以事情就更简单了。他们只懂得对主人忠诚，我们要怎么样，他们最后都会服从的。”

“是这样吗？”谢尔比先生好像还很疑惑，“我家的黑奴可没怎么受过什么忠于主人的教育，他们从小就在我家里，可没受过什么苦啊！”

“唉，亲爱的先生。你怎么能这么宠着那些黑家伙呢？你真是个好心人，但这样对于那些黑奴又有什么用呢？黑奴毕竟是黑奴啊，一生注定就是被卖来卖去的命，今天卖给你明天卖给他，单单你对他们好，是不能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的，上天这样安排，谁能改变呢？他们今后的苦难还长着呢，任何人都没法让他们解脱，你

如今让他们生活在这么安逸的地方，那今后他们就是到了那些让别的黑奴感谢上帝的地方也会觉得是受了苦的啊！不过你放心，谢尔比先生，不是我自夸，我对待黑奴好是出了名的，你把人交到我手上，就万无一失了，哈……”

“你如果真对他们好，我就要感谢上帝了。”谢尔比脸上是一副不敢苟同的表情。

接下来双方都没说话，好像是在考虑着各自的利害得失，黑利先开口说：“你觉得我们这笔买卖怎么样？”

“让我再好好想想吧，跟我太太商量一下。黑利，你说的那办法可行吗？你可千万别走漏了风声，若让其他黑奴知道了，汤姆和那孩子你可就哪个也得不到了。”

“那当然，我还不明白吗？不过你可要尽快给我个答复啊，我还有好多买卖要做哩！”黑利穿上了大衣，准备离去了。

“好吧，今晚六七点钟，我一定给你回音。”谢尔比像下了决心般地说。于是人贩子带着一丝笑容离去了。

“真是可恶，真想一拳打扁他那张让人嫌恶的脸，”谢尔比在关门之后自言自语，“唉，想当初，我怎么会答应这种肮脏的交易呢？以前若有人想买我的汤姆，我一定会断然拒绝，难道黑奴不是人吗？怎么可以像狗一样被卖来卖去呢？可是现在，唉，他可真会乘人之危啊。我明明舍不得卖掉汤姆和伊丽莎的孩子，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债务已经把我压得抬不起头了啊。我太太一定不会同意卖掉他们的，唉，我应该怎么跟她说呢？黑利这个恶魔，他会把我逼疯的！”

奴隶制最为温和的地方也许就算肯塔基州了。那里的农奴劳动强度低，黑奴们生活得比南方更为舒服、安逸，但这种舒服只是还能在劳动之余喘息一下罢了。但作为黑奴，这种喘息正是他们最大的奢求啊！人性的丑恶与惟利是图在这里表现得并不是很明显，肯塔基的庄园主们似乎很满足这种渐进式的盈利方式，而不去残酷地剥削那些可怜的黑奴。

在肯塔基的庄园里，那种凶狠的庄园主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黑奴是不常见的，你只会看到庄园主的慈祥大度与黑奴们的忠诚感恩，那种传说中的古老大家族制社会的图景在这里成为现实，可一贯以来的法律却让这美好的图景随时都会消失。那些黑奴是没有人权的，只能属于他们的主人。所以一旦这个主人——即使他是那么善良仁慈——遭遇了不幸或离开了人世，那么这群属于他的农奴也马上失去了幸福的倚仗，变成没有主人的，被人贩子竞相捕捉的对象，从此陷入黑暗的泥潭，陷入无尽的苦难。在这样的法律之下，哪有黑奴们的活路呢？

谢尔比先生是个善良的人，对待农奴非常温和。他庄园里的黑奴过着舒心的日子，仿佛苦难已经离他们远去了。然而自从他涉足于投机生意不能自拔，自从他的期货证券落入黑利之手之后，黑奴们的苦难便回来了。

伊丽莎此时心里很不安稳，刚才经过客厅时她好像听到主人和人贩子在商议卖什么人。她还想知道一点时，刚好太太叫她，只好匆匆离开了。此时她心头蒙上了一层阴云，刚才好像听到她孩子的名字，难道他们会把他带走吗？会不会是听错了？她的心理像藏着一头小鹿，“砰砰”乱撞，情不自禁地抱紧孩子，生怕一松手，那孩子就会消失似的。孩子察觉到了母亲的异常，十分惊讶地抬起小脸，惊恐地望着母亲。

女主人此时走了过来，“伊丽莎，你怎么了，怎么脸色那么苍白？”她大概看出了伊丽莎那副惊恐慌乱的样子。伊丽莎确实太心不在焉了，一会儿打翻了水壶，一会儿碰倒了椅子，一会又把女主人要的绸衫拿成了睡衣。此时又听到女主人问她，不由得心生委屈，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太太！”她喊着哭倒在了旁边的一张椅子上。

“怎么了，伊丽莎，我的好孩子？”女主人问道。

“他们……他们在商量卖掉我的小孩——哈里。”可怜的女人说到此处便再也说不下去了，把头埋在手臂间嚎啕大哭起来。

“什么？卖掉哈里？怎么会啊？别傻了，我的孩子。你知道，主人是从不和那些南方的奴隶贩子打交道的，他从来没想过会卖掉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所以我的傻孩子，你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再说，谁会买哈里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哈里啊？好啦，别再想这件事儿了，简直是没影儿的事儿。来，帮我把衣服扣紧，把我后面的头发往上梳一点。就像你的那样，噢，伊丽莎，你可真是个漂亮的姑娘啊。以后可别去门口听别人讲话了。”

“那，太太，如果他们要买哈里，您是绝对不会同意卖的，对吗？”

“别瞎想了，我的孩子，我怎么会同意呢？那简直像卖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痛苦啊，看着你那么疼他，我若是狠心卖他，自己都会觉得罪恶的。不过你可别太宝贝他了啊，要不然别人连头都不敢往咱们家里伸，怕你误认为他们是来偷哈里的啊！”太太看到她坚决的样子，不禁逗了她一下。

这时伊丽莎终于逐渐恢复了常态，也许太太的话让她放心了吧。在她灵巧的手下，太太的头发很快变得整齐又美丽，她一面梳，一面不禁对自己刚才的疑虑暗自觉得好笑。

谢尔比太太真称得上是一名高贵的女士，她的智慧与品质都向人们展示着她的内涵。她像大多数肯塔基的妇女一样，有着宽容的天性，并且她更有着崇高的道德和对主的虔诚，而且极力去实践自己所信的教义。她的丈夫没有信教，但他尊重她所信的教义，并对她的信仰十分支持，从不反对。谢尔比夫人所能做到的善事，便是让自己的奴隶们尽量过得舒服，能受教育，信基督，培养他们优良的品质。对于谢尔比夫人的这种善事，谢尔比先生从来不加阻挠，尽管他不信基督，但他却总是有种很模糊的想法，他妻子的超乎常人的虔诚会带领着德浅福薄的丈夫一同进入天堂。

谢尔比先生此时最为难的事情，便是与人贩子商量的事情如何向妻子全部说明，因为他知道，对于妻子这么虔诚的教徒来说，这无异于一件背叛主的大事，她会坚决反对的。